祖堂集卷第十九

江西下卷第六曹溪第七代法孫

香嚴和尚嗣潙山在鄧州師諱智閑未觀實錄
時云青州人也身長七尺博聞利辯才學無當
在潙山衆中時擊論玄猷時稱禪匠前後數數
扣擊潙山問難對答如流潙山深知其浮學未
達根本而未能制其詞辯後因一朝潙山問曰
汝從前所有學解以眼耳於他人見聞及經卷
冊子上記得來者吾不問汝汝初從父母胞胎
中出未識東西時本分事汝試道一句來吾要
記汝師從茲無對低頭良久更進數言潙山皆
不納之遂請為道潙山云吾道不當汝自道得
是汝眼目師遂歸堂中遍檢冊子亦無一言可
對遂一時爇之有學人近前乞取師云我一生
來被他帶累汝更要之奚為並不與之一時爇
矣師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余自生來謂無有當
今日被潙山一摧淨盡且作一个長行粥飯僧
過一生遂礼辞潙山兩淚出門因到香嚴山忠
國師遺跡棲心憩泊併除草木散悶因擊擲瓦
礫次失笑因而大悟乃作偈曰一擊忘所知更
不自修持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十方達道
者咸言上上機便罷歸室焚香具威儀五體投
地遙礼潙山讚曰真善知識具大慈悲救濟迷
品當時若為我道却則無今日事也便上潙山
具陳前事并發明偈子呈似和尚便上堂令堂
維那呈似大衆大衆總賀唯有仰山出外未歸
仰山歸後潙山向仰山說前件因緣兼把偈子
見似仰山仰山見了賀一切後向和尚說雖則
占摩發明和尚還驗得他也無潙山云不驗他

仰山便去香嚴處賀喜一切後便問前頭則有
如是次第了也然雖如此不息衆人疑作摩生
疑漸將謂預造師兄已是發明了也別是氣道
造道將來香嚴便造偈對曰去年未是貧今年
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亦無仰山云
師兄在知有如來禪且不知有祖師禪師問倡
如人在高樹上口啣樹枝脚下踏樹手不攀枝
下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又須向伊道若道又
被撲殺不道違於他問汝此時作摩生指他自
免喪身失命虎頭招上座返問上樹時則不問
未上樹時作摩生師笑嘘嘘問如何是擾現在
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云見摩見摩問如何是無
表戒云待闍梨還俗則為你說問如何是聲色
外相見一句云某甲未住香嚴時且道在什摩
處向摩時亦不敢道在云如幻人心心所念法
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云大德未問時則答進
曰即今時如何云即今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
根原佛所印師把杖拋下撒手而去指古人跡
經曰古人語語中骨如雲映秋月光明時出沒
句裏隱不當當人玄會暗商量唯自肯意不傷
似一物不相妨師向樂普同行欲得相別時樂
普云同行什摩處去師云去東京普曰去作什
摩師云十字路頭卓庵去普曰卓庵作什摩師
云為人普曰作摩生為人師便舉起拂子普舉
拂子作摩生為人師便拋下拂普云荒處猶過
在淨地為什摩却迷人師云恠伊作什摩勸學
吟滿口語無處說明明向道人不決急著力勸
吱留無常到來救不徹日裏話暗嘆切快磨古

祖堂集卷第十九 士 某

錚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生事吾不說玄言
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絶
師識宗教接物頌曰三句語究人玄逆面目示
豁然開雨路備機緣投不遇說多年
洞山問僧離什摩處来對云離香嚴来山云有
什摩佛法国緣對云佛法国緣即多只是愛說
三等照山云舉看學人舉云恒照常照本来照
洞山云有人問此三等照也無對云有山云作
摩生問對云作摩生是恒照又問常照山云好
問處不問僧問請師垂个問頭洞山云問則有
不用拈出緣作摩故闍梨千鄉万里来乍到者
裏且歇息其僧纔得个問頭眼淚落洞山云哭
作什摩對云啓和尚未代後生伏蒙和尚垂方
便得這个氣道一則喜不自勝二則戀和尚法
席所以与摩淚下洞山云唐三藏又作摩生從
唐國去西天十万八千里為這个佛法国緣不
惜身命過得如許多嶮難所以道五天猶未到
雨眼淚先枯雖則是從此香嚴千鄉万里為佛
法国緣怕个什摩其僧下山却歸香嚴從容得
二日師戴帽子上堂其僧便出来問承師有言
恒照常照本来照三等照則不問不照時喚作
什摩師便却下帽子拋放衆前其僧却歸洞山
具陳前事洞山却低頭後云實与摩也無對云
實与摩洞云若也實与摩斫頭也無罪過其僧
却歸香嚴具陳前事師下床向洞山合掌云新
豐和尚是作家
家後頌曰有一語全規矩休思量不自許路逢
同道人揚眉省来處踏不著多疑慮却思量帶

祖堂卷第十九　乏　嚀

伴侶一生參學事無成慇懃抱得栴檀樹
常在頌管帶歷歷諸邊寧息平常見聞不入棒
棘四威儀中淨潔析析撲感相投一時拋擲嘿
處對緣聲前顯跡同道相知不勞勢力
修行頌曰天寒宜曝日歸堂一食傾思著未生
時宜然任他清只麼尋時明鏡非明鏡獨坐覺
靈源行時也只寧鄭郎中問頌既無人解又無
人縛出此路岐入何城廓
師頌答語中埋跡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道
同嚮應機勸無自他宗訶起駁踦顛迅成龍
鄭郎中又問来無他徹跡去是非我逢俙逐猿
猴盡山川境在無
大師以發機頌答語裏埋筋骨音聲染道容即
時纔妙會拍手趁乘龍
清思頌曰盡日坐虛堂靜思絕參詳更無迴顧
意爭肯置平常談玄頌曰的的無兼帶獨運何
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嘿對
為學人玄機頌曰妙旨迅速言說来遲纔隨語
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熈怡是何境界同
道方知
渾崙語頌曰一束茆草六分盡得庵無子門藏
頭人入去却轉頭来語渾崙師為衆曰此世界
日月短促則須急急底事了却去平治如許多
不如意事直須如地相似安然不動一切殊勝
境不隨轉只麼尋常不用造作獨脫現前不帶
伴侶皎然秋月明內外通透越念寸陰直須此
生了却今生不了阿誰替代大德莫待頭白齒
黃耳聾眼暗無常到来悔當何及大德身上是

他衣堂裏是他金燈油大衆床榻門具什方信
心供須將何道業消受一念跡不盡个个是債
爲特達丈夫氣志堅固心如斷繩休去三界因
果無斷現時富貴窮苦樂之事盡未來際縱
恣貪愛纖造有漏至于今日應當知足過去諸
佛還從凡夫中修持去無天生聖人大德奈離
歸中拋却父母出家爲什摩事莫因循莫猶預
虛度光陰古人道寄語參玄人光陰莫虛度百
丈云努力一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諸殃
明古頌曰古人留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
門成孝義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孤疑得安
靜不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失急即遲無計
拔忘覺知濁流識今古僞一刹那通變異嵯峨
山石火起內裏發焚藪叢無遮攔燒海底法網
疎靈熖細六月臥去被衣蓋不得無假僞達道
人習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足法
財具慙愧不虛施用霧諦有人問小可氣見尋
來說來貴　尚奉大夫暢玄頌曰達人多隱顯
不定露形儀語下不遺跡密密潛護持動容揚
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莫道不思議
實明須日思清人少憲風規自然足影落在吉
容孤明絶撑觸
出家頌從來求出家未詳出家稱起坐只尋常
更無小殊勝
寄法堂頌東間裏入寂西間裏語話中間裏睡
眠通間裏行道向前即捻拔向後即隱形時人
都不揣問什摩精靈答曰淨地上護怒怡然中
伴眞乎坦處不守危嶮中藏身育龍過之眼開

祖堂卷第十　吳

偕強駐掌疑神
玄旨頌曰去去無標的来来只麼来有人相借
問不語笑咳咳
贈同住婦寮頌同住道人七十餘共爲成郭樂
山居身如寒木心身絶不話唐言休梵書心期
盡處身雖喪如来弟子沙門摽孫信共崇鉢塔
成巍巍置在青山碧觀夫參道一不虛然脫去形
骸甚高上從来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
不留蹤跡異人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初學頌曰出家修道莫求安失念求安學道難
未得直須求大道覺了無安無不安
志守得破頌云十五日已前師僧莫離此間十
五日已後師僧莫住此間去即打汝頭破住即
亦復如然不去不住事意如何是即是捉即差
許見聞頌曰好住逞分離幽宗人跡稀從来未
登臨無計遣孤疑
分明須頓喪命根感德自足一物不似規矩現前
遵古路須卤郎中虛心越境淨思量句裏無蹤
聲外請文字影像驚動容彈指飽馨香
卤董兵馬使說亦偶宿靜心意到山中為求半
偈尋神蹤向道却思思不得却被尋思尋不通
專志須宛轉宛轉究盡疑見只麼分明無生已
戀內外不思未露眉面如夢踏他驚人頓變
与學人宗教宗如滿寺擇迦子來請釋迦經喚
来試共語開口雜音聲
三句後意須書出語多虛虛中帶有無却向書
前會放却意中珠
自餘化緣終始年月悉彰實錄勅諡報燈太師

祖堂卷第十九

延福之塔
徑山和尚嗣潙山所諱鴻諲未覩實録師兩浙
尚父大王礼重為師賜号法濟大師師初出世
時未具方便不得穩便因此不説法過得兩年
後忽然廻心向徒弟曰我聞湖南石霜是作家
知識我一百来少師中豈無靈利者誰去彼中
勲學彼中氣道轉来救老僧時有一僧名全
表便辞發到石霜恰遇上堂曰便出問曰三千
里外久嚮石霜到来為什摩寸步千里霜云我
道落帶手不長從此親近石霜四十餘日後却
歸本山成持和尚便有来由上堂説法時有人
問如何是短師云蟭螟眼裏著不滿進曰如何
是長師云千聖不能量全表却歸石霜舉似前
話石霜徵起曰是你和尚真實道人全表却問
石霜如何是短霜云莫屈曲進曰如何是長霜
云雙陸盤中不喝彩全表持此因緣来舉似師
師歡喜便上堂告衆曰南風吹来飽鶻鶻麼任
你横来竪来十字縱横也不怕你時有人問与
摩去底人還有却来分也無師云我道金鏁間
不得全表持此話来舉似石霜石霜當日便上
堂告衆曰今日有徑山消息来諸上座惣去徑
山徑山是真善知識具舉前話後却向衆曰只
如徑山与摩道還得十成也無雖然如此只道
得八分全表便出来問与摩去底人還有却来
分也無云金鏁間不得来作什摩石霜久住道
明上座欲去徑山辞石霜臨發時便問一毫穿
衆穴時如何霜云須得万年進曰直得万年後
如何霜云光靴聽你光靴白俊聽你白俊明上

李亮

座於此間末徑山便問曰一寧等衆時如何
云須得老進曰直得老後如何云登科聽你登
科拔髓聽你拔髓
靈雲和尚嗣潙山在福州師諱志勤福州人也
一造大潙聞其示教晝夜忘疲如喪考妣莫能
為喻偶覩春時花蘂繁花忽然發悟喜不自勝
乃作一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逢花發幾抽
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回白潙
山和尚說其悟旨潙山云從緣悟達永無退失
汝今既尒善自護持遂而返錫甌閩舉似玄沙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在僧進問正是
也和尚還徹也無玄沙云須與摩始得師云正
古正今玄沙云甚好甚好師云喏喏玄沙送師
頌曰三十年來只如常幾迴落葉放毫光從此
一去雲霄外圓音歸性應法王中塔頌曰諦當
恒然亘古今未徹見聞實甚深現現運轉三十
載春盡葉花示君心師初創靈應後住靈雲玄
徒臻湊矣長慶初參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云驢使未了馬使到來靈峯僧來問如何是佛
出世時事師竪起拂子進曰如何是佛未出世
時事師又竪起拂子其僧便發上靈峯靈峯問
迴太速乎其僧云問佛法不相當所以却歸來
雪峯云你舉看其僧便舉前話雪峯云你問我
我與你道僧便問如何是佛出世時事雪峯竪
起拂子進曰如何是佛未出世時事雪峯放下
拂子僧便礼拜雪峯便打之喝出僧舉似玄沙
玄沙云譬如一片地作契賣與你總了東西四
畔並屬你了也唯有中心一樹由屬我在雪峯

祖集卷第十九

示衆云山上烏水裏魚什摩人取得有僧舉似
師云前三三後三三雪峯聞舉云靈雲頂上孤
月明問諸方盡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云唯
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
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問久戰沙場為什摩
功名不就師云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万里築
長城進曰罷息干戈綰手皈朝時如何師云慈
雲普潤無邊際枯樹無花爭奈何問混沌未分
時如何師云如露柱懷兒進曰含生来後如何
師云如一片雲點大清進曰只如大清還受點
也無師云怎摩則含生不来進曰直得純清絶
點時如何師云由是真常流注進曰如何是真
常流注師云如鏡常明進曰未審向上還有事
也無師曰有進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打破鏡
来相見問摩尼不隨衆色未審作什摩色師云
作白色進曰這个是衆也師云玉本無瑕相如
誰於秦主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云呂才葬虎
耳進曰如何是呂才葬虎耳師云坐見白衣天
進曰王今何在師云莫阜龍顔
王敬初常侍嗣潙山因見米和尚来公竪起
筆米和尚云還解判得虛空不天官抛筆案上
便入宅更不出見米乃致疑公　制襄州延慶寺
祖師堂雙聲碑文者是也播揚祖教洞晳玄猷
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韻盛行于世矣
臨濟和尚嗣黄蘗在鎮州師諱義玄姓邢曹南
人也自契黄蘗鋒機乃闡化於河北提綱峻速
示教幽深其於樞祕難陳示誨略申少分師有
時謂衆云山僧今明向你道五陰身田內有無

先之

位真人堂堂露現無毫髮許間隔何不識取時
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之云無位真
人是什摩不淨之物雪峯聞舉云林際太似好
手師問落浦從上有一人行棒有一人行喝還
有親踈也無落浦云如某甲所見兩个揔不親
師云親處作摩生落浦遂喝師便打之因德山
見僧參愛趂打師委得令侍者到德山打汝汝
便接取拄杖以拄杖打一下侍者遂到德山皆
依師指德山便歸丈室侍者却歸舉似師云從
来疑這个老漢回僧侍立次師竪起拂子僧便
礼拜師便打之後回僧侍立次師竪起拂子其
僧並不顧師亦打之雲門代云只宜專甲黄蘗
和尚告衆曰余昔時同參大寂道友名曰大愚
此人諸方行脚法眼明徹今在高安願不好群
居獨栖山舍与余相別時叮囑云他後或逢靈
利者指一人来相訪于時師在衆聞已便往造
謁既到其所具陳上說至夜間於大愚前說瑜
伽論譚唯識復申問難大愚畢夕峭然不對及
至旦来謂師曰老僧獨居山舍念子遠来且延
一宿何故夜間於吾前無羞慙放不淨言說杖
之數下推出閉却門師迴黄蘗復陳上說黄蘗
聞已稽首曰作者如猛火燃喜子遇人何乃虛
往師又去復見大愚大愚曰前時無慚愧今日
何故又来言說便棒推出門師復返黄蘗啓聞
和尚此迴再返不是空歸黄蘗曰何故如此師
曰於一棒下入佛境界假使百劫粉骨碎身頂
擎遶須弥山經無量帀報此深恩莫可酬得黄
蘗聞已喜之異常曰子且解歇更自出身師過

旬日又辭黃蘗至大愚所大愚纔見便擬棒師
師接得棒子則便抱倒大愚乃就其背毆之數
拳大愚遂連點頭曰吾獨居山舍將謂空過一
生不期今日却得一子先招慶和尚舉終乃問
師演侍者曰既因他得悟何以却將拳打他侍
者曰當時教化全因佛今日威拳揔屬吾師因
此侍奉大愚經十餘年大愚臨遷化時囑師云
子自不負平生又乃終吾一世已後出世傳心
第一莫忘黃蘗自後師於鎮府匡化雖承黃蘗
常讚大愚至於化門多行喝棒有時謂衆云但
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因何不會只為
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三界輪迴受種種苦
大德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手執捉在脚運奔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
心若不生隨處解脫大德欲得山僧見處坐斷
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何以如此蓋
為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若是真正道流
盡不如此大德山僧略為諸人大約話破綱宗
切須自看可惜時光各自努力自餘應機對答
廣彰別錄矣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化
諡号慧照大師澄虛之塔
觀和尚嗣黃蘗在福州師出家黃蘗寺密承黃
蘗宗教後復甌閩於丁岌山居小蘭若每扃其
戶學者無由輙造其門唯有日給餉食請信儒
流至時則方招之乃一開耳後因雪峯和尚初
入嶺又欲尚峻遂往敲扣其門師纔出門
雪峯一見攔胷把住便問是凡是聖師其面与
一唾云者野狐精便推出閉却其門雪峯云只

祖堂集卷第十九

罷識老兄書山到洞山洞山問從離什摩處對
云離閣中洞山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對云甚
曾問西院如何是大人相西院云丈三藏時則
有洞山向西院合掌云作家洞山又云某甲行
脚時遇著南泉南泉也有似這个因緣有僧問
如何是大人相南泉答曰王老師三歲時則有
如今無洞山又問什摩處人對云黃田縣人洞
山云什摩處出家對云碎石院山云碎石院近
黃蘗你曾到不對云曾到洞山云有什摩佛法
回緣對云某甲自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云
我若向你道則別更有也洞山聞此語便合掌
云你見古佛雖然如此只欠一問曹山禮拜便
請問頭曹山再三苦切問三度方得問頭入嶺
參師舉前話進問為什摩故不道師云若道我
不道則啞却我口若道我道則禿却我舌曹山
便歸洞山具陳前事洞山執手撫背云汝甚有
那呀之分便下牀向黃蘗合掌云古佛古佛師
問安和尚只這一片田地合著什摩人好安和
尚云好著个無相佛師云早是污却也師住庵
時有一僧與師了便辭師師問汝去什摩處僧
云禮拜大溈師云近那與飾了去也其僧便住
與飾了便辭師恰得見庵前樹上有青虵開口
便指云汝若去大溈只這青虵是自外搖要不
一故不盡乾亂府五年遇黃巢兵馬償償而終
臨刃之時白乳湧高數尺蓋大播化跡莫可惻
陳和尚嗣黃蘗在睦州龍興寺師平生行密行
常製造蒲鞋暗遺於人因此稱為陳蒲鞋和尚
是也有時謂眾曰汝諸人還得个入處麼若未

得入即向這裏入向後不得辜負老僧孤重師
有時云明明向你道尚乃不知豈況蓋覆將来
時有一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已留心
宗門中事乞師提綱師云問著宗門中事有什
摩難道恰問著老僧鼻孔頭上漫漫脚下底漫
漫教家喚作什摩座主教家無這个意旨師便
打之師問大德講什摩經論答曰講十本經論
作摩生講云依文講你不解講經某甲則不解
講請師講云你不是聽經人某甲不會乞師說
殺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又問大德講什摩經
論云習講十數本經論何得妄說對云某甲實
語師云雪上更加霜摧枷過狀来我与你道不
妄語近前来便近前師云得与摩墨大德隔三
月後便悟又問什摩處来云江西来夏在什摩
處云雲居雲居切要處作摩生云只今作摩生
祛上大人對云有什摩罪過師云雲居与摩道
是你与摩道云雲居与摩道師云三家村裏老
婆禪造主不得自領出去師見僧上来云破也
什摩處是破處師云破也臨濟見僧上来便喝
有僧問古人纔見人便喝意作摩生師喚僧正
僧正應喏師云有什摩共語處又云来来會摩
對云不會不會則念經持齋又問僧什摩處来
云遊臺山去来還見文殊摩云見什摩處見對
云臺閣上見師云見涅槃又云近前你識文殊
摩云不識師云年高臈長占得上座頭並無氣
息問祖意与教意還同別師云教意是教意祖
意是祖意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一怕你不
問二恐你不會便請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愧

大隨和尚嗣安和尚師諱法真俗姓陳東川人
也心行慈愍道德高峻賑飢卹儉割己於人而
天性敷於林巒守道不趣於浮世也大蜀皇帝
嚮其德高勑書請詔師辭老病不赴渥澤須送
紫衣法號神照大師問僧什麼處去對云去峨
嵋礼拜普賢師提起拂子云文殊普賢揔在這
裏其僧便作圓相抛向背後師喚侍者師云將
一貼茶来与師僧師欲順世時患口喎師乃集
衆上堂告云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有人醫得出
来再三徵無人祗對師云若無人解醫老僧自
醫師遂以手推正告寂

靈樹和尚嗣西院安禪師在韶州師諱如敏冥
州人也自四十餘年大化漢國其道行孤峻一
方賢儒敬重極矣多有異行南朝礼為師賜號
知聖大師有僧問和尚生緣在什麼處云日出
東方月落西山年多少師云今日生明日死問
如何是法身云鼓鳴也喫飯去問佛法畢竟事
如何師展開兩手鎮州大王請趙州共師齋次
師問趙州大王請和尚齋和尚將何報荅趙州
云念佛師云門前乞兒也解与麼道州云大王
將錢来与靈樹

饒山和尚嗣西院安禪師在饒州未覩行錄不
决化緣終始問如何是西来意云中冬嚴寒問
如何是深深處師云待你舌頭落地則向你道

道吾休和尚嗣關南師每日上堂戴蓮花笠子
身著襴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云打動關南
鼓盡唱德山歌法樂自娛者是也有人拈問東
山古人有言打動關南鼓盡唱德山歌如何是

閑南鼓去聽如何是德山歌去還解和得摩忽
過同道者作摩生去敎他作舞應聲便作舞時
作摩生去知音者不無亦須諱却諱却後如何
去萎萎羸羸且恁摩過時師入僧堂問第一座
上座是什摩人對去東國人彼中還有這个不摋
人也無對去有旣有来這裏作什摩對去只為
有所以迴避来今日恰遇著師便呵呵大笑却
歸房丈

俱胝和尚嗣天龍在婺女州未覩行錄不決始
終師因住庵時有尼衆名實際戴笠子執錫遶
師三帀卓錫前立問師曰和尚若荅其甲則下
笠子師無對其尼便發去師云日勢已晚且止一
宿尼云若荅得則宿若荅不得則進前行師歎
曰我是沙門被尼衆所笑盤處丈夫之形而無
丈夫之用欲出山衆尋知識宴寂之中忽然神
人報言三五日間有大菩薩人到来為和尚說
法未逾旬日天龍和尚到来師接足前迎侍立
之次具陳上事未審如何對他天龍竪起一指
師當時大悟後来為衆去其甲得天龍和尚一
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滕光和尚嗣紫湖在台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去福州楊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去
即便道進曰請師道去穿耳胡僧笑點頭

資福和尚嗣仰山和尚在吉州師諱貞邃韶州
湞昌縣人也師有時把圓子向面前去諸佛菩
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却折破抛下拍開
胷去作摩生問如何是古佛心去山河大地問
如何是納僧切急處去不過於此問室內呈喪

時如何師云好个問頭學人礼拜師云苦痛蒼
天學人云此時學人重捺和尚如何云明日来
向你道學人云苦痛蒼天師便打之問古人拈
搥竪拂此理如何師云惡又僧過夏問師某甲新入
叢林在此間過夏未曾蒙和尚指教亦須往問
遂至和尚所述其意則被師攔胷托出云某甲
自住此山未曾瞎却一箇師僧眼問如何是一
路涅槃門師彈指一下却展手如何領會云不
是秋月不明子自横行八九
祖堂集卷十九